

# 在南下工作团的那段日子

1949年5月到8月,我参加了第四野战军的南下工作团,度过了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。

那年,我17岁,在天津圣功女中读书。受当时形势的影响,很多年轻人都为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天津而高兴,并且以极大的热情报名参加了“四野”的南下工作团。经过简单的考试后,我们5名女同学被批准入团,分配到二分团第九中队,并在天津学习了两个月。当时,南下工

作团的团长是陶铸,政委是谭政。南下工作团的任务是为地方培养干部。

那时,我们的学习热情很高。“七一”这天,我们二分团的全体人员还聆听了刘少奇讲党史和革命传统的报告。少奇同志的谆谆教导,激发了我们这些青年人的革命热情,我们纷纷向党组织表决心,要把自己的整个身心献给革命,为解放全中国作出自己的贡献。会后,我怀着激动的心情,向新民主主义

青年团(共青团的前身)组织递交了入团申请书。

学习结束后,我们乘军列从天津南下。当时是战争时期,军列为了防空开开停停,到武汉用了7天7夜。“八一”这天,我们一部分人被批准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。虽然没有隆重的仪式,但气氛却非常热烈。我们不停地欢呼歌唱,记得当时唱的歌曲有:《解放军进行曲》《团结就是力量》和《下江南》等。

到武汉后,我们第一天露

宿在黄鹤楼下的马路上,第二天才住进了武汉大学。南下前,工作团的工作地点定在城市,随着形势的发展,工作地点改变到了农村和部队。我被分配到12兵团46军,当了一名部队的宣传队员。

在南下工作团3个多月的时间里,虽没有直接参加战斗,但收获不少:世界观改变了,思想觉悟提高了,能吃苦耐劳了,也为日后做革命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安家苓/口述 李湘杰/整理

## 暑假下地捉虫

记得上小学时,每到放暑假,我们生产小队就会把放假的学生们召集起来,为生产队的农作物捉虫。我们在水田里捉稻虫,在旱地里捉棉花虫。捉虫是有偿劳动,每捉5个虫1分钱。

每天刚蒙蒙亮,父母就会叫醒我。我带上捉虫用的瓶子,前往目的地。到了目的地后,小队会计就会给我们介绍要捉哪种虫,下哪块地,讲清楚后,我们十几个人就开始捉虫了。捉虫最主要的是要眼快,发现有虫在棉花叶子或稻谷叶子上,就要把虫从叶子上摘下来,放进瓶子里。同学们捉虫,没有人叫累,能将自己装满虫子的瓶子就很开心了。

这样一直从清晨6点钟干到火辣辣的太阳出来,人们感到累了才收工,一般在上午10点左右。

收工以后,大家都聚到会计家里。每个同学捉到的虫,都要叫他一个人数一数,虫数完后,再一起把虫销毁,然后就是“发工资”。会计将准备好的零钱一一发完后,大家各自回家吃饭,第二天照常到指定的地里去捉虫。

这样一连干了一个多月,一个暑假下来,能挣好几块钱呢!

那时,我们只有十一二岁,暑假捉虫,既参加了劳动,又磨练了意志,无疑是好处的。

袁俊/文

## 步行两天去报到

1955年,我考入沧州第一中学,这是当时沧州专区的最高学府。学校离我家(庆云县一个村庄)100余公里。那时,从庆云通往沧州的汽车,多是代客车(货车上加大苫布),公路是坑坑洼洼的土路,我必须先步行25公里,来到庆云县城,才能坐车。

我们入学报到时,正遇上阴雨连绵,多日不放晴。我赶到庆云县城后,雨还时停时下,汽车不能通行。一直等了两天,同学们都入学心切,心急如焚,最后决定步行上学。

我们一行7人,背上行李,冒着零星小雨,踏上漫漫征途。我们一口气走出30公里,到达盐山城南大王堡时,

已是黄昏时分。雨越下越大,我们只能找一个馒头房住下。记得馒头房的馒头又暄又白,锅里蒸馒头的水却苦涩难咽。

第二天早上起来,我们都腰酸腿疼,浑身无力。但同学们上学心切,大清早就爬起来继续赶路。大雨过后的公路越发泥泞,我们只得沿公路两旁的草地走。我们艰难地跋涉着,每走大约5公里就休息一次。从盐山到沧州45公里,我们竟走了十多个小时,直到天黑才到达朝思暮想的学校。

那时,沧州到庆云的汽车票1.8元。钱虽不多,但我却舍不得花,一学期只上学坐一次,放假坐一次。 郑峰/文

### 朝花夕拾

#### 曾经背词典

1982年,我从秦皇岛劳动技校毕业后,被分配到港务局新煤区维修队,负责团支部的工作。八小时工作时间内,我所在单位的设备维修都忙不完,团支部各项活动的策划与筹备,只好挪到八小时之外加班。我深感知识储备欠缺,写一份团支部活动策划文案都很吃力,仅凭自己掌握的文化知识和实践能力,根本无法满足现代化港口对年轻建设者的要求。

工作将近一年时,我决定“背词典”,增加词汇量,以此为切入点,去叩击知识宝库的大门。我捧着一本《新华词典》,从第一页开始,把每个词汇按顺序抄写到笔记本上,按照每天20个词汇量的进度,稳扎稳打地背诵记忆,后来增加到每天50个。我开始以为“背词典”不难,但随着词汇量的成倍累积,最终忙于复习和重复记忆,却无法背诵记忆新词汇。

“背词典”的计划无疾而终,但这个过程并非一无是处。我意识到,词汇量的增加不能靠背诵词汇,简单叠加,积累词汇需要语境和应用。

此后,我踏踏实实地读书学习,静下心来认真思考,阅读经典名著,同时参加了大学自学考试。3年后,我拿到了自考法律专业的大学文凭。

杨晓光/文

## 图说往事 | 矿测311班的同学们,你们可好?

50多名同学带到办公楼前,用她借来的进口135相机,给我们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,冲洗出来后每人一张。

如今,照片上的这些人分布在祖国的天南地北,都已经80多岁了。看着照片上曾经熟悉的面孔,我的脑海里便浮现出当年他们血气方刚、朝气蓬勃的样子。我突然有个大胆的想法,同窗3年的学友,如果能够重新互通信息、交流彼此的情况,该是多么惬意的事啊!

请同学们看到图文后,与我联系。联系电话:13753352886。

韩长绵/文并供图

## 我所认识的杨广义医生

5月23日,《燕赵老年报》《忆往昔》版刊登了原石家庄市人民医院退休医生杨广义撰写的文章,回忆了他两次参加援外医疗队的经历,看了很让人感动。

杨医生生于1932年,今年90岁。我和杨医生相识于上世纪70年代。杨医生曾在1975年上书当时的河北省体委,建议成立河北象棋集训队。因为在1974年,全国中国象棋比赛恢复后,河北省没有组队参加。杨医生奋笔疾书,推荐了唐山的刘殿中、石家庄的孙永生、张家口的刘同喜等河北省早期的象棋高手,组成了河北象棋

队,并以教练的身份,带队参加了1975年全国第三届全运会象棋比赛。

在1978年举行的河北省第五届全运会上,杨医生担任象棋比赛的副裁判长,我担任象棋比赛裁判员,得到杨医生诸多教诲,收益良多。

后来,为提携象棋人才,1980年,我又和杨医生一起,为石家庄小学生象棋培训班的学员上课。我国女子象棋特级大师胡明,就是那时和她姐姐一起参加象棋班培训,以后获得了成功。

杨广义医生淡泊豁达,不计名利,这或许就是他高寿的主要原因吧。祝杨医生健康快乐! 王进军/文

